

世界

名著百部

028

Treasure Island

宝

岛



[英] 斯蒂文森 /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I561.4

S708

Treasure Island

宝

岛



[英] 斯蒂文森 / 著

吴晓 / 译



QA710.9/07

758136



伊犁人民出版社



宝 岛 [Treasure Island]

作 者:[英]斯蒂文森

译 者:吴 晓

出版者: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

印刷者:河南新乡印刷有限公司

880×1230mm 大 32 开本 5.75 印张 20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425-0549-1/I.216

定 价:6.50 元

(本书若遇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

《宝岛》是斯蒂文森为他妻子的前夫之子写的少年读物，出版后受到各层年龄读者的喜爱，成为他流传最广的一部小说。

罗伯特·路易斯文·斯蒂森(1850—1894)是英国小说家，苏格兰人，出生在爱丁堡。斯蒂文森1867年在爱丁堡大学先攻读土木工程，不久改学法律，1875年成为一名开业律师。不过他在大学期间开始为杂志撰稿，1878年他出版了游记《内河航行》，次年又出版了《驴背旅程》。1879年他到加尼福尼亚，第二年在那里与奥斯夫人结婚。尽管体弱多病，他却从未中断写作。他为各种杂志写了大量散文、小说、游记和自传等，他还从事诗歌和戏剧创作。出版的小说有《新天方夜谭》(1882)、《宝岛》(1883)、《化身博士》(1886)、《快乐的人们》(1887)等等。1888年因为健康原因，斯蒂文森同夫人前往太平洋上的萨摩亚岛，1894年在该岛上去世。

这部作品以故事情节惊心动魄，高潮迭起取胜。全书故事情节以时间发展为顺序展开，并不复杂；但作者用一个又一个悬念和高潮牢牢吸引住读者。比如小说一开始描写凶悍怪异、行动诡秘的弗林特，使读者以为这个神秘人是小说主角。他打死来客，旧病突发；见到瞎子又病发死亡。读者这时意识到他不是主角——难道瞎子吗？读者在疑惑时他又死于马蹄之下。那么谁是这部冒险小说的主角呢？作者用这种似明实暗，似松实紧的悬念牵引读者的注意，使他们始终关切地等着作者以丰富的想像创造出来的复杂局面怎样揭破谜底，水落石出。

《宝岛》的故事主要从吉姆的角度展开，作者成功地把握了一个孩子的观察视角，使整个叙述从遣词造句到说话口吻都符合孩子的语言习惯。所以深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

第一部 老海盜

一 住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的老船长

乡绅特里罗尼，利弗西医生，还有其余的那些先生们，早就要我从头至尾、毫无保留地写下有关宝岛的全部详情——只除掉它的方位，而那不过是至今那里仍有未被取出的宝藏的缘故，我在公元一七××年提起了笔，思绪回到了当年我父亲开“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的时候，当时那个棕色皮肤、带刀疤的老海员第一次到我们屋顶下来投宿。

我回想起他恍惚就在昨天，当他步履沉重地来到旅店门口时，他的航海用的大木箱搁在他身后的双轮手推车上。这是个高大、强壮、魁梧、有着栗色皮肤的人，粘乎乎的辫子耷拉在脏兮兮的蓝外套的肩部，粗糙的手上疤痕累累，指甲乌青而残缺不全，一道肮脏的铅灰色刀疤横贯一侧面颊。我记得他一面环顾着小海湾，一面径自吹着口哨，接着嘴里突然冒出了那支水手老调，日后他也经常地唱：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胸——

哟——哟——哟，再来郎姆酒一大瓶！

那高亢、苍老、颤动的嗓音仿佛汇入了绞盘机起锚时众人合唱出的破调门，接着，他用一根自带的像铁头手杖似的木棍子重重地敲门。当我父亲出来后，他又粗声大气地要来杯郎姆酒。酒送到后，他慢慢地啜饮，像个鉴定家似的，一面细细地品味，一面还继续打量着四周的峭壁，抬头审视我们的招牌。

“这是个挺便利的小海湾，”最后他说，“而且酒店的位置也很讨人喜欢。客人多吗，伙计？”

我父亲告诉他不多，客人非常少，实在遗憾。

“那么好吧，”他说，“这是给我预备的好住处。过来，伙计，”他冲着推手推车的人喊道，“把车子靠边儿，帮我卸下箱子，我要在这儿住上一小段儿。”接着他又说，“我是个简朴的人，有郎姆酒、咸肉和鸡蛋就成，这就可以对着海湾看船下海了。你们该怎么称呼我？你们可以叫我船长。噢，我懂你的意思——瞧这儿！”说着他把三四枚金币抛在了门槛

上，“用光的时候告诉我。”他说，神情严厉得像个司令官。

说真的，虽然他破衣烂衫，言语粗鲁，风度却一点也不像个在桅杆前干活的水手，倒像个惯于发号施令的大副或船长。那个推手推车的人告诉我们，他是那天早晨被邮车送到“乔治王”旅店门前的，在那儿，他打听了沿岸的小旅店。我猜想他是听说了我们这里不错，被描绘得挺僻静，于是由于它所处的位置而挑中了它。关于我们这位房客，我们就知道这么多了。

照常说他是个挺沉默的人。他整天带着架黄铜望远镜在小海湾一带转悠，要不就在峭壁上游荡；整晚坐在客房火炉旁的角落里，拼命地灌郎姆酒和水。大多数时候，别人和他说话他都不予理睬，只是猛然抬头瞪人一眼，像吹雾角似的哼一下鼻子。我们和到我们这里来的人们很快便学会让他自取其便了。每天，当他巡游回来的时候，他都会问是否有什么船员路过。起初我们以为他问这个问题是寻找伙伴，后来我们才开始明白他是想避开他们。每当一个船员到“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来投宿（时不时地有一些人来，要沿海边大道去布里斯托尔），他在进餐厅之前总会透过门帘窥探一番，一旦有一个这样的人在里面，他必定会像只耗子似的不声不响。这事对我来说至少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得算他这种戒备心理的分担者。有一天他曾把我拉到一边，并且答应我，只要我帮他“留神一个独腿水手”，并且一旦那个人出现就向他通风报信，这样每月月初他就付给我一枚四便士银币。有好多回，当月初到来，我向他申请报酬的时候，他便会对我嗤之以鼻，还瞪得我低下了头；但是不等一周过完，他肯定好好考虑考虑，给我那四便士，同时重申他那个要我监视“独腿水手”的命令。

那个人物怎样搅得我不得安眠，那是不必多说了。在暴风雨的夜晚，当大风撼动着房子的四角，波浪咆哮着冲过海岸、跃上悬崖，我就会在一千种形象、一千种邪恶的表情中看到它。一会儿是腿被齐膝砍断，一会儿是齐臀部，一会儿他又是个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长在身体中央的腿的奇形怪状的家伙。看他单腿跑跳着追赶我，越过篱笆和水沟，是最坏的恶梦了。总之，为了我那每月的四便士，这些想像出来的形状令我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

不过，尽管我一想到那个独腿的海员就那么恐惧，但还远远比不上

其他认识船长的人对他本人怕得厉害。有些晚上,在他喝了他的脑袋支撑不住的过量的郎姆酒和水后,有时他就会坐下来唱他那些个邪恶、古老、粗野的水手歌曲,旁若无人;但有时他会嚷着轮流干杯,还逼着所有战战兢兢的房客们听他讲故事,或者和他一起合唱,我常常听见房子和着“哟一嗨一嗨,再来郎姆酒一大瓶”的歌声一起颤动;邻居们全都为了宝贵的性命、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加入到这歌声里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生怕引起他的注意。因为在这些他发作起来的场合下,他就成了个最肆无忌惮的人。他会用手拍着桌子要全体肃静;他会勃然大怒,暴跳如雷,有时是因为一个问题,有时则是因为没人提问题,于是他断定大家没好好听他的故事。在他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晃晃地上床之前,他不准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个旅店。

他的故事吓坏了所有的人。那些可怕的故事净是关于绞刑。走木板人海上风暴和干托吐加群岛以及拉丁美洲大陆的蛮荒地区和野蛮风俗的。照他的说法,他一定是活在被上帝放逐到海上的一些最邪恶的人们中间的。他讲这些故事所用的语言,就像他所描述的那些罪恶一样,大大震动了我们淳朴的村民。我的父亲总说这小旅店会被毁掉的,因为人们不堪忍受暴虐、压制以及战战兢兢上床的滋味,他们很快将不复光顾这里。但是我倒确信他的存在对我们有好处。人们当时是受了惊吓,可回过头来看,他们相当喜欢这样。在安静的乡村生活中,这是很好的兴奋剂。这里甚至有一群年轻人声称崇拜他,称他是“货真价实的船员”、“真正的老水手”,以及诸如此类的称呼,还说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英格兰才称雄海上。

从某方面讲,说真的,他很有可能毁掉我们;因为他一周复一周,最后一月接一月地住下来,以致于他付的那些钱已经全部用光了,而我的父亲从不敢壮起胆子坚持要他加钱。如果一旦对他提及钱的事,船长就会用可以说是咆哮的那么大的声音哼他的鼻子,并且直瞪得我可怜的父亲倒着退出房门。我曾看到父亲在经历了这样的一次奚落后绞着双手,我相信一定是这种烦恼和恐惧大大加速了他不幸的早逝。

在船长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除了从一个货郎那里买些袜子外,他的穿着丝毫未变。他的三角帽的一角耷拉下来了,自那时起,他就让它那么耷拉着,尽管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我记得他外套的

样子，就是他躲在楼上屋子里自己打补丁的那件，到后来，那件衣服上就满是补丁了。他从未写、也从未接到过一封信，他也从不和邻居以外的任何人说话，即使和他们交谈，也大多是在喝酒的时候。那个航海用的大木箱，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

他只碰了一次钉子，那是事情接近尾声的时候，那时我可怜的父亲病情正每况愈下，利弗西医生在一个傍晚来看望病人，用了点我母亲准备的晚餐后走进了客厅，想抽口烟，等人把他的马从小村子里牵过来，因为我们的老“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没有马厩。我跟着他走进了客厅，我记得我看到这位子净利整的医生，发套上搽着雪白的发粉，他的明亮的黑眼睛和翩翩的风度，同那些轻佻的乡下人，特别是同那个猥褻、笨拙、醉眼惺松的我们心目中的海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正喝得烂醉，胳膊搁在桌子上。突然，他——也就是船长——开始唱起了他常唱的那个歌儿：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胸——

哟——嗨——嗨，再来郎姆酒一大瓶！

酗酒和恶魔使其余的人都丧了命——

哟——嗨——嗨，再来他郎姆酒一大瓶！

起初，我把“死人胸”想成了同一概念的他楼上前屋里的那只大箱子，而这想法又和我恶梦中的独腿水手搅和到了一块儿。但是，到了这会儿，我们对这支歌都不怎么特别在意了，这个晚上，它只对医生来说是新鲜的，而我察觉到，就是医生，对它也毫无赞赏的表示，因为在他同花匠老泰勒谈话的过程中，他很愤怒地抬头望了一下，接着就又谈论起关于治疗风湿病的新药方来，同时，船长逐渐被自己的歌鼓动起情绪来，最后他玩起了我们都知道的那一套，用手拍面前的桌子——安静。声音立刻平息下去，只有利弗西医生一如既往地讲着，声音清晰悦耳，在每一句话间还轻松地抽一口烟斗。船长盯着他瞅了一会儿，又拍了一遍桌子，更为严厉地瞪着他，最后用恶狠狠、低沉的声音咒骂起来：“安静，上下甲板都给我安静！”

“你是在关照我吗，先生？”医生说道，而当那个恶汉用另外一声诅

咒告诉他是这样时，“我只对你说一件事，先生，”医生回答说，“这就是，如果你继续酗酒的话，这世上很快将减少一个肮脏无比的恶棍！”

这个老家伙的暴怒是可怕的。他跳了起来，拔出并打开了一把水手用的折叠式小刀，摊开在他的手掌上，好像是恐吓医生，要把他扎到墙上去。

医生岿然不动。他转过头来，用和刚才一样的声调侃侃而谈，声音略微高些，以使全屋的人都能听见，口气却相当平静而严肃：“如果你不立刻将刀子送回你的口袋，我以我的名誉发誓，你将在下一次的巡回审判中被绞死。”

接着，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目光的对峙战。但是船长很快便屈服了，放下了他的武器，退回到座位上，像只挨了打的狗似地咕哝着。

“现在，你听着，先生，”医生继续说道，“既然现在我知道在我的辖区内有这么个人物，你将考虑我会时时刻刻都用一只眼睛盯着你。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我还是一名地方法官，如果我听到一句对你的控告，哪怕只是像今晚这样的一次无礼，我都将为此而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并找出你。我想话说到这儿已经足够了。”

不久，利弗西医生的马便被牵到了门前，他就上马离开了。但是那天整个晚上船长都保持沉默，并且后来许多晚上也是这样。

二 “黑狗”出现了又消失了

这件事过去不久，就发生了第一桩神秘的事件，那使我们最终摆脱掉了船长，尽管就像你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还并未使我们摆脱掉和他有关的事情。那是个颇为寒冷的冬天，长久地下着严霜，刮着暴风。一看而知，我的可怜的父亲没有多少希望再看到春天了。他一天天衰弱下去，我和母亲挑起了经营旅店的全副担子，忙个不停，再也无心留意那个令人不快的客人了。

那是一月里的一个早晨，很早——一个折磨人的下霜的早晨——小海湾覆着白霜，灰蒙蒙的，波浪轻轻拍打着岩石，太阳低低地悬在山尖上，照亮了一大片海面。船长比往常起得早，出发到海边去了，他那把水手用的短刀在旧蓝外套的宽宽的下摆上晃悠着，黄铜望远镜夹在胳膊底下，帽子在头上向右斜歪着。我记得当他大步走开时，他呼出的哈气好像烟雾一般地缭绕在身后，而我听到他发出的最后的声音，是在他转过大石头时，气愤愤地哼了一下鼻子，好像仍对利弗西医生耿耿于怀似的。

那会儿，母亲正同父亲一起呆在楼上，我正往餐桌上摆放早餐，等船长回来。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走了进来。他是个面色苍白、脂肪过多的家伙，左手少了两个手指。虽然他也带着把水手用的短刀，看上去却不像个好斗的人。我一直留意着水手们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可这个人却使我纳闷。他不像个水手，然而身上还带有海上的气味。

我问他要点什么，他说他要郎姆酒。但当我走出房间去取酒时，他在餐桌旁坐下来，打手势要我过去。我手里拿着餐巾停在那里。

“到这儿来，孩子，”他说，“走近些。”

我走近了一步。

“这张餐桌是我同伴比尔的吗？”他问道，不怀好意地眨了眨眼睛。

我告诉他我不认识他的同伴比尔，而这张桌于是给住在我们这里的一个我们叫做“船长”的人的。

“好啦，”他说，“我的同伴比尔也可能被叫做‘船长’，这很有可能。

他的脸上有一道疤，嗜酒如命，我的同伴比尔就是这样。为信服起见，我可以指出，你们的‘船长’脸上有一道刀疤——我们还可以指出，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道刀疤是在右半边脸上，噢，好啦！我都告诉你了。现在，我的同伴比尔是住在这所房子里吧？”

我告诉他，船长到外面散步去了。

“哪条路，孩子？他走的是哪条路？”

我指出了那块岩石，还告诉他船长就快要回来了，并且还回答了几个其他的问题。“噢，”他说，“这对于我的同伴比尔来说将和喝酒一样适合。”

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却一点也不愉快，于是我就掂量着这陌生人是弄错了人，即使他有意说那样的话。但这不关我的事、我想，而且，此外我也想不出该怎么办。这个陌生人一直守候在旅店的门边，盯着那个角落，就像猫在等耗子出现似的。一旦我向外面走出一小步，他就立刻召唤我回来。要是我的动作比他要求的慢了一拍的话，他的脂肪过多的脸就变得特别可怕起来，他用足以让我跳起来的咒骂命令我进来，只要我一回来，他就又恢复了常态，半是巴结、半是讥诮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孩子，而他特别喜欢我。“我有个儿子，”他说，“和你就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是我最大的骄傲。但是对孩子们来说，最要紧的是听话，孩子——听话。嗯，如果你跟着比尔航行过，你就不需要站在那儿让比尔对你说两遍——你肯定不会。那不是比尔的作风，也不是和他一起航海的人的作风。啊，这肯定是我的同伴比尔，胳膊底下夹个望远镜，哎呀，真的，你和我得回到客厅里去，孩子，到门后边去，我们要让比尔惊奇一下，啊，我再说一遍。”

说着，陌生人和我一起退回到客厅里，把我藏在他后面的角落里，以便我们两个都能藏到开着的门后面。我非常的不安和惊慌，你可以想像得出来，而当我注意到陌生人自己也相当地恐惧时，我的恐惧就又重了一层。他擦了擦短刀的柄，又活动了一下鞘里的刀身，在我们等待的时间里，他不断地咽口水，就好像我们通常说的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似的。

终于，船长大步走进来，砰地一声关掉他身后的门，既不向右看，也不向左看，径直穿过房间，向给他预备好的早餐走过去。

“比尔。”陌生人叫道，用那种在我看来是竭力为自己壮胆的声调。

船长旋转脚跟，面向我们。他棕色的脸孔一下子变了色，连鼻子都青了，他看那个人的样子就像见了鬼或者邪恶的东西，或者这世上能有的什么更坏的东西。而我，说实话，看到他在刹那间变得既苍老又衰弱，感到有些歉疚。

“来，比尔，你是认得我的，你认得老船友的，比尔，这是肯定的。”陌生人说道。

船长发出一声喘息。

“‘黑狗’”他说。

“还能是谁呢？”另一个回答说，变得轻松了一些，气氛“‘黑狗’和从前一样，看他的老船友比尔来了，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噢，比尔，比尔，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两个，自从我失去了两根指头。”他举起了他残废的手。

“喂，听着，”船长说，“既然你找到了我，我就在此地，那么好吧，说，有何贵干？”

“有你的，比尔，”“黑狗”答道，“你说得对，比尔。我得让这个可爱的孩子上杯郎姆酒，因为我已有了这么个嗜好。你乐意的话，我们坐下来，像老船友似地好好谈谈。”

当我端来郎姆酒的时候，他们已经分坐在船长早餐桌的两边——“黑狗”靠近门斜坐着，以便盯着老船长，另一方面，我想，也是为了给自己留个退路。

他命令我出去，同时让房门开着。“甭想从你的钥匙孔里探听我些什么，小家伙。”他说，于是我撤下他们俩，退回到酒吧间里去。

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我竭力地听，却除了低低的叽哩咕噜声之外什么也听不清，但是声音终于开始大了起来，我能听到一句两句了，多半是船长的咒骂。

“不，不，不，不，到此为止吧！”他叫道，并且又重复了一遍，“如果要上绞架，就统统都上，我就是这么说的。”

接着就是突如其来的咒骂和其他什么声音的大爆发——椅子和桌子倒在了一块儿，跟着是金属的撞击声，然后是一声痛苦的嘶喊，接下来我看到“黑狗”拼命逃窜，而船长穷追不舍，两人都拔出了水手用的短

刀,前者左肩淌着血。就在门口,船长给了那个亡命徒有力的一刀,要不是我们“本葆海军上将”的大招牌挡着,准能将他一劈到底,至今你还可以看到下边的那个缺口哩。

这是那场战斗的最后一击。“黑狗”尽管受了伤,一旦他跑到了路上,却显示出令人叫绝的脚力来,不到半分钟就消失在小丘边上。船长这边却怔怔地直盯着招牌,像个木头人似的,然后他揉了几把眼睛,最后返身回屋了。

“吉姆,”他说,“酒!”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有点儿摇晃,于是用一只手扶住墙支撑着身体。

“你受伤了吗?”我问道。

“酒,”他重复着,“我必须离开这里。酒!酒!”

我飞奔着去取酒,但发生的这一切使我心烦意乱,我打碎了一个杯子,碰坏了一个活嘴儿,而当我返回来的时候,我听到客厅里有重物倒地的声音,跑进去时,只见船长仰面躺在地板上。这时,母亲已被叫声和打斗声惊动了,跑下楼来帮助我。我们合力搬起了他的脑袋,他的呼吸非常重浊和吃力,眼睛闭着,脸色十分难看。

“哎呀,乖乖,”母亲叫道,“这屋子怎么这么倒霉呀!你可怜的父亲还在病着!”

这会儿,至于究竟怎样才能帮助船长,我们都没了主意,除了想到他是在同陌生人的混战中得了这个致命伤外,简直想不到别的。我甚至拿来了酒,试着往他的喉咙里灌;但是他牙关紧闭,下颚像铁一样僵硬。当门打开、利弗西医生走进来时,我们大喜过望。他是来看望我父亲的。

“噢,大夫,”我们叫道,“该怎么办哪?他伤在哪儿啦?”

“伤了?乱弹琴!”医生说,“和你我一样完好。这个人是中风了,就像我警告过他的那样。现在,霍金斯太太,可能的话,你赶紧跑到楼上你丈夫那儿,告诉他没什么事。至于我这方面,一定会尽力挽救这个家伙毫无价值的生命。吉姆,给我拿个盆来。”

当我取来盆时,医生已捋起了船长的衣袖,露出了他粗壮的胳膊,上面有几处刺花。前臂上精巧、清晰地刺着“好运在此”/“顺风”以及“比尔·彭斯的爱物”,而上头挨近肩膀的地方则刺着个一个人吊在绞刑架

上的草图。刺这些画,照我看,是费了好大的功夫。

“是个预言,”医生边用手指触摸着这幅画边说。“现在,比尔·彭斯船长——如果这是你的名字的话,我们来看看你血液的颜色。吉姆,”他说,“你怕血吗?”

“不,先生。”我说。

“那么好吧,”他说,“你端着盆。”说着他拿起刺血针刺穿了一条静脉。

在放了大量的血之后,船长睁开了眼睛,迷迷糊糊地望着四周。他先是认出了医生,明显地皱了皱眉,然后他的目光又扫向我,看上去就放松了些。但是猛然间他的脸色就变了,挣扎着要起来,叫道:“‘黑狗’在哪儿?”“这儿没什么‘黑狗’,”医生说,“只有你躺在这里。你一直酗酒,已经中风,就像我曾明白地告诉过你的那样。而且刚刚,我违反了我的意愿,抢先把你从坟墓里拖了出来。现在,彭斯先生——”

“那不是我的名字。”他打断道。

“我当然明白。”医生回答说。

“这是我知道的一个海盗的名字。我这样称呼你是方便起见,而我不得不对你说的是:一杯酒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如果你喝了一杯,你就会接二连三地喝下去,我以我法官的假发来打赌,要是你恶习不改,你会送命——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送命,并且去你该去的地方,像《圣经》里的那个人。现在,来,努把力,我来帮你回到床上去。”

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设法把他抬到了楼上,放倒在床上,使他的脑袋靠在了枕头上,好像他快要昏迷过去了。

“现在,我提醒你,”医生说,“好让我问心无愧——‘酒’这个字眼对你而言即是死亡。”

说完,他就拉着我的胳膊去看我的父亲。

“不碍事,”当他关上门的时候说道,“我给他放掉的血足以使他安静一会。他会在那儿躺上一个星期——对他对你来说最好不过,但是再来一次中风的话,他就没救了。”

三 黑 券

傍晚时分，我拿着些冷饮和药片来到了船长的门前，他像我们离开时的样子躺着，只是枕得高了一点，他看上去既虚弱又亢奋。

“吉姆，”他说，“你是这里惟一可靠的人，你知道我一向待你不薄。我月月不落地给你个四便士的角子，可是现在你看，伙计，我是多么不走运，所有的人都背弃了我。来，吉姆，现在给我拿一小杯酒好不好，伙计？”

“医生——”我开口说。

但是他却破口骂起医生来，气若游丝，却很动火，“医生都是笨蛋，”他说，“那个医生也不例外，喂，他能对海员懂得多少？我曾在像沥青油那么烫的地方呆过，同伴们得了黄热病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那鬼地方又发生了地震，地动得像海一样——医生知道那种地方吗？——我告诉你，我是靠酒活过来的，对我来说，它是粮食、是水、是伙伴、是老婆，要是现在我离了酒，我就是下风岸上的一艘可怜的破废船，你得对我负责，吉姆，而那个医生是个笨蛋。”他又骂了一阵。“看，吉姆，我的指头抖得有多厉害，”他用乞求的口气接着说，“我不能叫它们安分下来，这该死的日子我滴酒未沾哩。我告诉你，医生是个笨蛋。要是我一口酒也喝不上，吉姆，我会得恐怖症的。我已经看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我看见老弗林特在那个角落里，就在我身后，我看见他就像印出来似的清楚。要是我得了恐怖症，我这人就会作害人的事，会搅得死人也不得安生，你的医生也说过一杯对我碍事，我会为这一小杯酒付给你一个金基尼哩，吉姆。”

他变得越来越兴奋，这使我警醒起来，想到了我的父亲，那天他病得非常厉害，需要安静。另外，他对我引述的医生的那句话使我打消了顾虑，而他想贿赂我的表示却令我相当反感。

“我不要你的什么钱，”我说，“但是你欠我父亲的。我可以给你弄一杯，多了不行。”

当我把酒拿给他时，他贪婪地一把抓过去，一饮而尽。

“啊，啊，”他说，“这会儿好多了，千真万确。好吧，伙计，那医生说